

# 杨红樱： 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



杨红樱 受访者提供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
近日，著名作家杨红樱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，从她最新的转型之作《成都往事》谈起，追述自己的文学之路，并就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与写作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。12月20日，由羊城晚报主办的杨红樱签售会将在广州图书馆举行，届时她还会给读者带来一场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学讲座。

## “马小跳”是怎么跳到我的笔端的？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？

杨红樱：1981年，我18岁，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，教小学一年级。那一年，正是学校开始使用教育改革后的新教材，就是当下人们常称道的那套语文教科书，学生们最喜欢课文是一些科学童话，比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小马过河》《乌鸦喝水》。那时候，课外读物稀缺，语文书上的课文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，我尝试写一些类似《小蝌蚪找妈妈》这样有机地将知识性、趣味性和故事性融为一体的科学童话读给班上的孩子听，孩子们都写得和书上的故事一样好，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印在书上？在孩子们的鼓励下，我投稿给上海的《少年故事报》，很快便发表了科学童话《穿救生衣的种子》，这是我的处女作，这一年，我19岁。

我当了6年小学老师，只教一个班的学生，把他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，正是一个孩子完整的童年期，这对于我后来的儿童观、教育观和创作观的形成，对我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心理和阅读需求的把握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代表作，让一代青少年持续追读的“淘气包马小跳”系列和“笑猫日记”系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？

杨红樱：在当老师的那几年，我写了大量的科学童话，还写了三部长篇科

学童话，有写森林的《神犬探长》，写海洋的《寻找美人鱼》，写沙漠的《再见野骆驼》。到2000年，我的成名作《女生日记》出版后，我成为专业作家，也积累了近20年的创作经验。这时候，我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，想写一个真正的孩子，通过这个孩子呈现一个完整的童年，书写一个并不完美但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孩子的心灵成长史，“马小跳”跳到了我的笔端。

让我欣喜的是，孩子们在阅读马小跳的过程中，爱上了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的一只猫，这是一只会笑的猫，他们希望我把笑猫写成一个很长的系列，《笑猫日记》在孩子们的期盼中诞生了。在我的笔下，笑猫是一只有思想有智慧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国猫。《笑猫日记》是在现实的背景中展开的幻想故事，通过笑猫的眼睛，把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现实都写进它的日记里，引起了儿童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## 为儿童和为成人创作，是两副笔墨

羊城晚报：您最近出版了新作《成都往事》，题材从儿童开始转向成人，这一转型背后有怎样的考虑？

杨红樱：在我60岁这一年，完成了“淘气包马小跳”系列(30本)和“笑猫日记”系列(30本)的创作，马小跳和笑猫已经受住了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。为

孩子写作40余年，我觉得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。我很快进入状态，从动笔写《成都往事》到完成，时间不过两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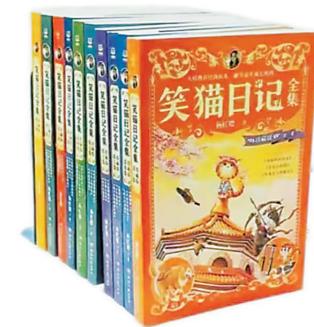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您在创作《成都往事》这类面向成人的文学作品时，是否会融入儿童文学的写作方法，比如儿童心态的揣摩、富有童趣的语言表达？

杨红樱：不会。为儿童创作和为成人创作，完全是两副笔墨，因为读者对象不同。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，儿童是心智还未成熟的未成年人，为他们写作时，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，不能随心所欲，细节描写要有所节制，画龙点睛，不能设置阅读障碍，要用生动的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引导儿童爱上阅读。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表达，儿童不世故不圆滑，要得到他们真心认同，是非常难的。

《成都往事》的读者应该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，我在创作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，可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来进行艺术表达，比如我痴迷的细节描写，在这本书中得以酣畅淋漓地发挥。

羊城晚报：《成都往事》中的童年“小哥”形象——无论是他机智仁义的性情，还是喂羊照料梁小猫、和蒋义“捡废铁”、参加“双抢”“军训”等情节，都写得格外精彩。儿童叙事与儿童形象的塑造，是否依然是您最自觉也最得心应手的创作领域？

杨红樱：不少读者也有同感，认为梁小猫和小哥、蒋义之间的童年友情、少女的情窦初开都写得非常出彩，特别是心理描写和对话描写。这部分也整理



【预售】杨红樱《成都往事》《笑猫日记》(全10卷)签名版(包邮)

扫二维码，可购买杨红樱亲笔签名书《成都往事》《笑猫日记》(预售)



恋恋不忘，但小满最终选择的终生伴侣全心全意地爱她，一无所有的典型的成都男人“耙耳朵”。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情，也是典型的成都爱情。

羊城晚报：在写作中，您是否有意追求“于细微处见时代”的创作效果？

杨红樱：我不擅长宏大叙事，喜欢在书写日常中以小见大，在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上下功夫，留下时代的印记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会选择用方言来创作这部作品？

杨红樱：只有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《成都往事》才有成都的味道，字里行间能给人扑面而来的成都气息。成都话极具文学性，简单的几个字便能生动形象地带出浓烈的感情色彩，比如一件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又有深深的遗憾，就两个字“哦豁”；再比如美好得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赞美都不过分，也就两个字“巴适”，或者另外两个字“安逸”。女的说成都话特别好听有韵味，《成都往事》中的小满和梁姆姆都说一口地道的成都话，这对于她们的美和性感，都是加分的。



## 折叠的空间

在那特殊的几年里，周游世界变得不可能了。

我们好在可以出门散步，本以为韦尔斯利就是波士顿郊区一角，散步路线单调乏味。但随着我们计划的散步路线越来越丰富，我突然发现，空间像是被折叠过，即便是丁点大的地方，也可以变成丰富多样的空间。夏日午后，走过去像毕沙罗画风的绿色小路，会遇到一座小山，和茂盛的丛林。或与大路保持100米的距离，一直走进遮天蔽日的深林里。

过去有朋友来，都是约在咖啡馆或餐厅，现在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散步。我们一起慢慢走，探索这折叠起来的空间。悠长的夏日里，校园也展开了新的维度。黄昏时分，湖边的灌木丛中，看到黄色的光一闪，原来是萤火虫，像是在跳舞，光是有频率的。与朋友在林间路上边走边聊，这似乎比吃饭更活跃脑筋，甚至可以探讨哲学上的“林间路”。更走远一点，去康科德、莱克星顿，不是看那些伟大人物的故居，而是看许多普通人们居住的房子。

这样的两年，我们没有出行，但走遍了韦尔斯利和附近的小镇。我喜欢折叠的空间，这让我一直都记得，从一点到另一点，不是只有一条路。折叠的空间让世界变得更丰富了。

## 鸡排的情绪价值

鸡排哥挺有意思，但无论如何，火爆到如此程度，热搜里充斥着“鸡排哥”字眼，真让人有不适感了——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，真荒芜到了需要靠一个鸡排哥和他金句去提供了？鸡排哥很朴实，但种种对他的炒作营销很夸张，这些夸张营销，已经远远溢出了一个煎炸鸡排普通人的生活，超过了这种行为本身的限度。

我看到的不是什么“小人物”“烟火气”“活人感”，而是某种价值空心和精神空虚，一种把硬造出来的凡人流量吃干榨尽的贪婪，一种用流量去造神并操纵议题的自负，一种在鸡毛蒜皮中造神捧神、营造虚幻满足的空间。

一个路边摊的鸡排，再好吃、再好玩、再有趣，它毕竟就是一个鸡排，能够上升到什么高度呢？把一个普通的鸡排，一个摊主普通的几句话，无限地上价值、上流量，上到鸡排远远承受不了的高度，制造“波天的流量”，这只能反照出流量的肤浅。

说到“情绪价值”，情绪价值这个词，本身包含着一种苛求他者、消费他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视角，以上位者角度俯视下位者，你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逗我开心，让我快乐。人家鸡排才卖几块钱，付出了煎炸鸡排吸油烟的体力劳动，还要表演脱口秀，提供情感劳动。说得重一些，这是一种“情感敲诈”——人家卖鸡排卖得快乐，然后顺便给你送几句好听的话，那是他乐意。都围到他的摊子那里排队买鸡排，排队等他提供情绪价值，就是“情绪价值勒索”了。

他继续强调：“我们不要把原本握在手里的真实，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啊！”



## 海市蜃楼

这个故事，是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朋友法里德告诉我的。

“阿卜杜拉是我中学的同窗，家住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小镇。毕业后，他随叔叔坐四轮驱动车穿越沙漠，到城市去工作。起初替人打工，后来当了老板。多年下来，赚得钵满盆溢。然而，他锱铢必较，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来花。辛辛苦苦地拼搏了大半辈子，身心俱疲，终于，决定回乡养老。可他却不舍得租用快捷安全却收费高昂的四轮驱动车，只雇了一匹便宜的骆驼。不料半途风沙猛烈刮起，骆驼迷失方向，结果呢，他命丧荒漠。毕生积蓄，无一能用。

我另一个朋友阿里，境遇也差不多。年轻时漂洋过海去工作，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、舍不得用。衣服有补丁、鞋子有破洞。晚年归乡时，才舍得换上新衣新鞋。可惜途中遇上风浪，船只倾覆。捞起尸体的时候，那双湿漉漉的新鞋还兀自闪着亮光哪！”

法里德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人生是进行式的，我们应该边走边享受。如果果子成熟时舍不得摘来尝鲜，全部存放在箱子里，一心一意等着老来才享受，临老打开箱子一看，果子早已腐烂发臭了。”

他继续强调：“我们不要把原本握在手里的真实，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啊！”



## 不同以往的南京

老克是我的朋友，年龄也跟我差不多。《南京城里岁月长》的作者敏而，是老克的学生，我推测她也跟我的学生差不多，是一个80后，甚至是90后。

这一代南京人的特点，便是没经历过战乱。那些曾在战火中求生甚至躲过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人，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受，或许会不一样。

敏而倾注了千年的六朝忧叹，去摸索南京的每一寸土地——这种书写，与我喜爱的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风格迥异，却同样成为认识这座城市的一种向导。

我没能成为南京人，但对南京的情感始终刻在家族基因里。我的天祖、高祖和赵高祖，都曾在南京贡院考学；1937年离开。几乎是怀着一种热切，我翻开了敏而的这本书。她没有让我失望。三十篇文章，塑造出一个迥异于旅游指南、外地人传说，也不同于以往叙事中那个被攻陷、被劫掠的南京。

她写出的，是吴敬梓笔下那个连“酒酿菜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南京。

随手拍 图文 宋艳



## 悼黄俊东先生

10月1日晨，接沈西城兄自港来电，惊悉黄俊东先生在悉尼逝世。后又得知他是8月10日安详离世的，终年91岁。

俊东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、编辑家和藏书家，长期担任金庸创办的《明报月刊》的编辑。1986年2月，我写了小文《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》投稿《明报月刊》，次月即刊出，编辑正是俊东先生。

我在张爱玲研究上第一个较为重要的成果，是发现了张的中篇小说《小艾》。当时第一时间通报俊东先生，他马上要我撰一评介文，与《小艾》一起在1987年1月《明报月刊》新年号刊出。台北《联合报》副刊同时连载《小艾》台湾版，也是他一手安排，从而在海峡两岸造成了一个“张爱玲震撼”。

对我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，他不断鼓励我，认真查阅、认真思考、认真写作，持之以恒，必有收获。

我初次见到俊东先生，是在1991年3月的“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”上。3月24日，方宽烈先生宴请俊东先生和高贞白、陈无言等先生都出席了。现在，高、陈和俊东先生都离开了我们。但他们留下的文字，相信会一直拥有读者。

在山东青岛的植物园里，一位小朋友正在用儿童智能手表为爸爸妈妈拍照，他不断提示道：“爸妈，再笑一笑。”随着父母不断露出笑脸，他连续拍了好几张。而我，也迅速定格这一家人幸福快乐的一刻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  
ycwbwyyb@163.com



## “蜜糖之苦”

姚鄂梅的长篇《蜜糖之苦》开端，讲述了一件源自作家真实经历的轮渡事件：一艘摆渡船，行至江心时，甲板边缘的长途客车滑入江中……小说讲述单亲妈妈郑丽娟错过了这艘船因而幸存，得知死亡赔偿款有80万元时，她决定“假死”，以死亡赔偿金帮助婚姻陷入岌岌可危境地的女儿，而她自己被宣告死亡，失去合法身份，不得不像卡夫卡笔下的地鼠一样，隐匿挣扎求生，她自以为做了问心无愧的好妈妈，但“真相”残酷地一一浮现……

小说原本叫“挚爱进行曲”，我提议作家进行修改，最终变成了“蜜糖之苦”。

姚鄂梅以“单亲妈妈”的象征性家庭结构为切口，实则探寻的是中国式“好的家庭”抑或“好的家庭关系”应有的形状，尤其是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。

小说的后面，郑丽娟出现在女儿面前，80万元已经被女儿付了房子的首付款，女儿把她反锁在房间里作画，对自身的刻骨反观和疯狂的内心愤怒，被她倾泻在画布上，她的画作引起关注，女儿“编”出采访，她在不得不逃离现实的同时，纵情拓展出无限的灵魂空间。

小说里，还有一个情节也令人战栗：当小安回到母亲的故乡时，看到的不是母亲一次次讲述的诗性和温馨，而是破旧的老房子，亲戚之间不加掩饰的算计，是小安用水泥封闭了老宅，最美的故乡记忆，就像一场最浪漫的虚构。